

阅读

第591期

人与树

□ 陈蔚文

一位教授朋友告诉我，前阵子回了趟老家，悲喜交加——为家乡一河两岸的老树。悲的是他回去时左岸的树已被砍掉，喜的是他及时制止了右岸的砍伐。

原来，因建设河堤，朋友故乡河道左岸一排蓊郁的老樟树消失了，右岸的树近期也准备砍伐。每次回到家乡，他都会将这些树摄入镜头，它们连绵成片，簇拥着水葱龙生长，使一方水土显得格外灵秀。心痛之下，他设法向相关部门负责人建言：修堤本是造福群众、功德无量的事，但若因此砍了百年大树，家乡父老不会记得新堤的修建，只会记得古树的消失。这些树是岁月的见证，也是本地历史的见证，恳请一定保留！他还提出，这些樟树本是种资源，不妨以木栈道围起来成为景观，增加河堤的美观。

还好，他的建言挽救了右岸的樟树。

许多同乡得知此事后，纷纷向他表示感谢。一位几十年未联系的小学同学给他打来电话，说自己从小在大树近旁生活，已有五十多年。

树存在的意义，仅仅是作为一种植物吗？

在我们的文化里，树木自古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“嘉树如我心，欣欣岂云已”“沉舟侧畔千帆过，病树前头万木春”，树贯通着精神性，承载着情感寄寓。爱植柳的陶渊明在《归去来兮辞》中写到的“木欣欣以向荣，泉涓涓而始流”，不正是人类理想国的一种图景吗？

朋友的家乡，古称“庐陵”“吉州”。宋元之际，文天祥曾在吉安县固江乡侯城书院种下柏树，当时他还在读书，共种五株柏，其中一株是尾梢入土，宛根朝上倒栽，乡邻对此颇为不解。文天祥说：“吾异日大用，当尽忠报国，此柏乃生。”这棵柏树长大后，枝叶倒垂，别有异趣，文天祥也践行了当年立志，丹心垂史。

树在呼吸吐纳中，形成植物界的生态聚落，也构建起人类的精神谱系。

《山海经》中记载的“建木”，百仞无枝，有九橰，下有九枸，不仅有日晷之功能，还可沟通天地。《庄子》中写道，树为何生命力持久，因其上下生长，向上指天，向下扎地，立于宇宙之间。而人却被称为“横目之民”，喜欢左顾右盼，始终在做横向比较，很少独立守神。庄子还在《逍遥游》里写到了那棵著名的无用之用的臭椿树，说“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，广莫之野，彷徨无为其侧，逍遥乎寝卧其下”，人若能能做到像大树一样自本自根，自会天高地阔。

日本女作家光野桃写过一株巨大的桦树，它参天而立，树枝犹如巨大的屋顶展开来，朋友建议她把手掌放在树干上轻抚，摇晃手臂，去感受来自树木的力量。她试了之后，感觉有股暖流沿着树干传递到手掌上。当她走近那株树的裂隙，将背脊紧贴住树干，同样感受到一股力量，“附在肩膀和后背上那近乎麻痹的紧张感似乎也得以缓解”。此后，但凡遇到让她有感觉的树，她都会伸出双手。“在意想不到的地方遇见这些树，我会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，对着树说：‘哎哟，原来你在这里呀！’”

在芬兰北部的拉普兰德地区，有个“拥抱大树世界锦标赛”，人们希望通过与自然亲近的方式纾解压力与焦虑。其中有项比赛内容是“自由式抱树”，选手选定一棵树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，与树进行互动。有的选手抱着树为树唱歌，有的选手为树朗诵诗。有的选手婴儿般蜷缩在树上，像回到母亲的子宫。有的选手在树下放了好些美食，身穿小丑的服装为大树表演杂技。一位选手身穿棕色连体绒衣，惟妙惟肖地模仿棕熊抱着大树蹭痒的动作，引得所有人开怀大笑——笑声中，人们感觉树木就是朋友，是亲人，它们陪伴着人，抚慰着人，以那片生生不息的绿色，带给人们平静与信任。

又想起了朋友家乡的树——相信在河道左岸，很快就会补种上一排香樟。

（摘自2024年6月7日《光明日报》）

（●图片来源于网络）

生活里没有书籍，就好像没有阳光；智慧中没有书籍，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。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，阅读则是了解人生和获取知识的重要手段和最好途径。

夏虫喻人生

□ 刘琪瑞

推磨虫

推磨虫是天牛的一种，黑灰色或墨绿色的甲壳上散布着几块白色斑点，长有一对长触角。它最喜欢在榆树上钻洞，掏出成堆的木屑，偶有惊动，飞起来嗡嗡作响。

小时候，我和小伙伴常捉推磨虫，让它“推磨”玩儿。找一块小石子，把一根细线一端拴住推磨虫，一端系在石子上，它就绕着石子飞。

现在想来，推磨虫哪里是在推磨，它们分明是疲于奔命，负重而逃，可因为有线拴着，怎么也逃不脱。

其实，人也像一只推磨虫，不停地为生计、为名利、为太多的挂牵和诱惑，不停地推呀转呀，终究逃不脱命运的羁绊，在原地周而复始打转转，直到最后耗尽了心力。

愿我们都不要做推磨虫，不被“石子”困住，能自由自在的飞。

螳螂

我们这里把螳螂叫刀螂，夏秋常见，它周身青绿色，瞪着两只萌萌的鼓眼睛，举着一对长长的大剪刀，有点像古代的勇士，不畏险阻，勇往直前，所以有“螳臂当车”之说。

捕蝉是螳螂常干的活儿，那么大的一只黑蝉，螳螂突然袭击，两只大剪刀死死地钳住，任黑蝉吱吱叫也无济于事。它不仅捕蝉，别的物儿它也敢捕捉，像蜻蜓、甲壳虫、蜂类，甚至是人，螳螂也敢与之对峙，两把大剪刀举得高高的，模样凶凶的，有点吓人。

“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”不仅是黄雀，螳螂的天敌还有许多，其他大中型的鸟类也多捕食它，蛇类蛙类也常以它为食。因此，貌似强大的螳螂常常遭遇危机潜伏、险象环生。

“螳螂捕蝉”给我们的启示是：当你举起“剪刀手”，胜利在望之时，别忘了，后面有时会有一双恶狠狠的眼睛盯着你！

尺蠖

印象中，这种软乎乎的虫子特别喜欢槐树，它系着几根丝线，冷不丁从高高的树枝上垂挂下来，荡荡悠悠，如果夜间行路时触到脸颊、脖颈，凉飕飕的，着实吓人一跳。

它的本名叫“尺蠖”，是一种青色的长虫子，身子前后两端生了细足，中间没有足，所以爬行起来一伸一屈，像是用尺子在不停地丈量物品，故而得名“尺蠖”。

尺蠖爬行的样子有些丑，好像一个驼背弓腰的小老头，跳着古怪诡异的舞蹈。其实，这种虫儿不论是弓曲还是伸直，它都在努力向前行走，而且是朝着既定的方向。

蛴螬

蛴螬要到仲夏才登场，呈草绿色或灰褐色，身材胖大，肥嘟嘟的，有一对黑板牙，两只粗壮发达的后腿。

小时候，我总有疑惑，它那长有黑板牙的嘴里怎么能唱出那么优美动听的歌儿呢？后来才知道，只有雄蛴螬才能“叫”，它是振翅而歌，一高兴就唱，不高兴也唱，我们都称它“叫信子”。

蛴螬痛苦或发怒时也叫唤，我曾偷喂它一只红红的朝天椒，验证它吃不吃、怕不怕辣。结果那只蛴螬吃了半截不吃了，“蛴——蛴——”起劲儿叫，应该是愤怒了，表示抗议吧。

我喜欢听蛴螬叫，清凌凌、亮汪汪，像小河水里的水流声，也像竹林滤下的月光，让人身心轻惬。有人能从夏秋一直养到冬天，听来依然连地气、接天籁，更有韵味。

想起上中师时，音乐老师常常一大早把我们赶到学校后面的小山上练歌，她说：“要像公鸡一样练嗓子，像蛴螬一样吊嗓子！”老师想在我们中培养出一两个歌唱家，后来一个也没成，都被热辣滚烫的烟火气埋没了。

人在年轻的时候，要向蛴螬学习，为理想而歌唱，为生活而演奏，哪怕万木萧索、繁华落尽，也要唱出曾经最亮最美的音符……

（摘自2025年6月19日《广州日报》）



在你的家乡

“土豆”叫什么

□ 岑 嵘

在我的家乡杭州，土豆一般被叫作“洋芋茷”，有时也被叫作“洋番薯”。

如果考察整个浙江，土豆的称呼也不大一样，例如在临安、安吉、奉化这些地方也叫作“洋芋茷”，在建德被称为“洋芋头”，在义乌、东阳、兰溪被称为“洋芋”，在德清、玉环被称为“洋番薯”，在海宁、嘉善被称为“洋山薯”，在龙游、开化、常山被称为“马铃薯”，在淳安被称为“马铃薯”。

还有一些比较特别，例如在泰顺部分地区土豆被称为“康熙芋”，在岱山、嵊泗、普陀等地被称为“红毛番薯”。这些五花八门的称呼中究竟隐藏着什么密码？

土豆又称为“马铃薯”，原产于南美洲安第斯山区，那里曾经属于印加王国。直到今天，印加人的后裔仍然以土豆为主食。到了大航海时代，西班牙等欧洲入侵者占领了这块土地，土豆、番薯、辣椒这些美洲食物也随之传播到世界各地。

从浙江各地对土豆这些不同的名称中，我们会找到一些食物传播的历史脉络。

土豆作为一种舶来品，因此它的命名通常会和本地的食物——如芋艿、山薯发生关联，被称为“洋芋茷”或“洋山薯”等。而带有“洋”字的食物，如洋姜（菊芋）、洋白菜、洋梨、洋葱等，大多是康乾之后传入我国的。

番薯是在明朝通过多种途径传入我国的，既然很多地方把土豆称为“洋番薯”，那说明土豆的传入或普及要晚于番薯。

关于“康熙芋”的叫法可能包含着一段历史：康熙时期曾大力推广土豆的种植，这些地区有可能在康熙时期才传入或普及土豆。

离康熙帝（1661年—1722年在位）时代不远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（1740年—1786年在位），即位后不久就颁布了《日耳曼马铃薯种植法令》推广土豆，要求农民在闲置的土地，一定要种上土豆。19世纪40年代，由于俄罗斯国内连年歉收，沙皇尼古拉一世也曾下令农民必须在土地上种植一定量的土豆。

土豆之所以被广泛称为“马铃薯”有两种说法，一种说法是它形状如同古代所用的马铃，因此被称作“马铃薯”，此称呼最早见于康熙年间的《松溪县志食货》。还有一种说法是，最早开始宣传鼓励老百姓种土豆时，是官方骑马摇铃吸引百姓注意的。

“红毛番薯”这种称呼也很有趣，这个叫法主要在舟山地区，因为靠海，这里对外贸易比较发达，和海外往来也比较频繁。“红毛”指的是洋人，尤其是指当时和中国做贸易的荷兰人。

据记载，1700年左右，西方人在舟山定海看到过土豆的栽培。因此这些地区的土豆更可能是明末清初时期，从荷兰人手里直接或间接传入的。

和闽粤地区对土豆的称呼带有异域色彩不同，我国东北、河北等地区大多称为“土豆”“马铃薯”，华北称“山药蛋”，这些名称很“本土”，而西北和两湖地区称为“洋芋”，由此可见，土豆传入中国的路线可能存在南北多条，分别通过海上贸易线路、陆地丝绸之路等不同路径传播的。

食物的名称显示着传播路径。日本以“唐”开头的食物，大都是通过中日贸易和交流传到日本。如唐黍（玉米）、唐菜（菠菜）、唐辛子（辣椒）、唐瓜（黄瓜）。另一种美洲食物玉米在法国南部被称为“西班牙小麦”，到了意大利、德国、荷兰则变成了“土耳其小麦”。在北非和印度，玉米叫做“麦加小麦”。从这些称呼的变化，不难看出玉米是通过何种路径蔓延至全球的。

食物名称中所含的密码，就是它来龙去脉的历史。

（摘自2024年7月26日《杭州日报》）

夏日笔记

□ 裴爱民

早晨，院子里静悄悄的，我在树荫下浇水。水管里的水汩汩地冒出来，滋滋地流进那一方香豆田里。太阳在墙外白杨树那边，初夏的白杨树叶已渐稠渐密，只在园中洒下斑驳的几星光芒。

园子里有几棵高大茂盛的梨树，油亮翠绿的叶子在微风中轻轻荡漾。侧耳细听，仿佛有一首蓬勃奔放的生命之歌在沙沙声中流淌出来。

那圆圆的、青青的豆子般大小的梨在枝叶中悄悄生长，有的小梨还顶着已干枯的褐黄的花瓣。

那一畦韭菜是墨绿色的，割去了头茬儿，四五寸长的新韭已长起。杜甫的“夜雨剪春韭”写得清新极了！那些韭叶虽然纤细，却绿得那么朴实。还有那萝卜、小白菜、茼蒿，在肥沃的园子里生长得那样茁壮青翠！瞧，这沟沿上还有一苗南瓜，两瓣子叶圆硕可爱！

“咕咕——”凌空一声鸣叫，把我惊得抬起了头，一只头顶翎扇的鸟已落在了院墙上。它有很长很尖的喙，身上的羽毛黑黄相间，十分美丽。“咕咕——”它点一下头叫一声。这时候，远处也传来了咕咕的叫声。这只我家院墙上的鸟更加急促地叫起来，“咕咕——吱！”它们一唱一和，虽然我听不懂它们的语言，可我能感受到这叫声中的欢快！

头顶翎扇的鸟飞走了，去找那一只鸟。院墙上只有明净蓝色的天空，轻纱般悠闲的云片静泊着，院子里又恢复了先前的静谧。梨树叶子细细密密，嫩黄晶亮，那闪烁的点点光芒逃离着我的眼睛。香豆田已浇满了水，阳光透泻到豆田的水中，粼粼波动。

初夏的早晨，是一个清凉的、明亮的、有着旺盛生命力的世界。

二

雨后天晴，潮湿的土地，青翠的庄稼，油亮的树叶，葱茏的野草，还有这新鲜的空气。远看，碧蓝的天空，没有一丝云彩，干净澄澈，有一块向日葵地开放出大朵大朵金黄色的花，雀鸟在浓绿的树荫中鸣叫。

土豆秧长得多么茂盛啊，开着白色的紫色的花朵。女人们戴着花头巾，提着化肥，猫着腰走在土豆垄沟里，一把一把撒化肥。她们咯咯地笑，大声说着话。

我来割草，割了一捆又一捆。羊儿在圈里，啃着干草咩咩地叫。干活累了，坐在树荫下，身旁是大棵大棵茂盛的宽叶独行菜，在我肩头开放出密密麻麻雪一样的小花。还有一株苜蓿夹杂其中，绿色的柔软的小叶片，一朵朵紫色的小花散发出脉脉清香。一回头，粉红色的红柳已在恣意盛开，映着那碧蓝的天！

身旁还有一株粗壮的杨树，叶片肥大而油绿。树下是一大片暗绿的清凉的阴影，脚下杂草丛生。有一棵盐生草，硕大如磨盘，灰绿的叶子，它在这里尽其本能地生长着。

三

这沟沿上的草，毫无顾忌地生长，冰草葱绿而稠密的细长叶子覆盖了水沟，染绿了流水。还不够，又摇摇摆摆地蹿出了纤纤花穗！甘草笨拙的叶子也是那么茂盛。这让我怎么告诉你，这片野外荒滩曾经的荒凉？你看那小苦豆子鲜红的花也挤在冰草缝里。

这沟沿上的草生机勃勃的，走在这层层草上，还要用手时挡开那绿得笑哈哈的白杨枝条。占着这流水的便宜，草们茁壮成长着。狗牙花是春天开得最早的花，冰草刚露芽你们就开始婉转地眨媚眼，现在这冰草都尺把高了，你们还有一个劲儿地开。哎呀，沙旋覆花已急不可待了，一洼洼，一坡坡，全打包儿了。赶明儿，又是怎样地映黄这野滩荒地！那时候，又让我怎么描写你？

你看！这一埂子花！油菜开花了，大豆开花了，还有这白头的蓝的胡麻花！一埂子全是花！下面这被绿草包围着的水浇着这些花和这大片的大麦。这水，让好多年前那个童年的荒滩变成了这个样子。

这平滩好硬，就是用脚使劲跳几下，也跳不出几个坑窝儿。可是，这水就这样缓缓流过，把这片僵硬的平滩冲得柔软万缕。我手轻轻地一捞，一把软软的泥浆就滴滴答答地滴。

让我从哪儿走？这一片全是圆圆的喇叭花，白的，粉的，像从天上落下了一片小星星！这花瓣是那么娇嫩，这花蕊里肯定还有几只小小的黑昆虫在吃花蜜！你说，我忍心从这里走过去吗？我今日踏碎一些野花，明日又会开出很多，可我实在无法把它们只当做一些野花。

马兰开花了，嫩嫩的，极晶莹的紫色。我们小的时候，总喜欢采下来编成花环戴在头上。

盛夏的田野，花朵尽情开放，这片曾经的荒滩也五彩缤纷。远处的树枝上传来杜鹃一声声的鸣叫……

（摘自2024年6月10日《人民日报》）